

永不消逝的 爱情

(台湾) 玄小佛 著



花城出版社

永不消逝的爱情

〔台湾〕玄小佛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美籍华人于佩登第一次来到台湾，同时喜欢上两个中国男子。江衍的爽直与幽默，白光耀温馨的体贴，都深深打动着她。当她将感情的天平倾向江衍时，心灵始终得不到安宁，为了永恒的友谊，她压抑着那“永不消逝的爱情”。

在铺满鹅卵石的小河边，戴成豪为谷湄戴上了镶着两颗心的白色K金戒指，一对个性倔强，常以斗嘴为恋爱前奏的爱人浪漫地订婚了。然而，两个星期后，谷湄却成了花花公子赵健彬的妻子，这突发的变故酿成什么样的结局，那美丽的梦何以碎落，《落梦》将向你叙说。

目 录

永不消逝的爱情.....	1
迟来的春天.....	71
落 梦.....	135

永不消逝的爱情

在泰国的曼谷机场随着旅行团上了飞机，于佩登发现一张黄皮肤，黑眼珠，黑头发的脸。这张脸很陌生，不是旅行团里的，是从曼谷机场上来的，那一定是搭往台湾的旅客。同样的肤色，同样的目的，于佩登突然感到亲切起来了，其实同样肤色的有好几个，但这人特别有亲切感。

除了旅行团三十多个人，及大约十来个由曼谷机场上来的旅客，座位多出了好多，那个特别有亲切感的男人好像也对自己的头发及肤色注意起来，似乎是在同时，我们问出了同样的话。

“你是中国人吗？”

“你是中国人吗？”

那种喜悦会令人忍不住去握住对方，两只手迅速热烈同时伸出来，一股同胞的民族爱使得我们的手，好久好久都没缩回来。

“一上飞机，我就有直觉，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觉得你特别亲切。大概是民族心灵的沟通吧，你到台湾是观光吗？”

“不是，我做生意，你呢？”

“我是跟旅行团从西雅图开始环游旅行的，终点是台湾，我第一次回台湾。”

“你——你一直住在国外？”

“我从小就住在美国，这次旅行是我爸爸妈妈送我的毕业礼物。”

“可是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很令人惊奇。”

“我从小就住旧金山的华人区，我爸爸是广东人，我妈妈却是北平人，她从小就规定我们孩子在家必须说中国话，现在你还觉得惊奇吗？”

“还是惊奇，因为我从来没碰到过一个生长在外国却能说这么标准中国话的中国人。”

“你呢？我忘了问你，你是生长在台湾的吗？”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在泰国长大，不过，我大学四年是在台湾念的，毕业以后帮着我父亲的事业，经常有机会回台湾，所以，我的中国话说得比一般华侨好。”

“你在台湾念大学？真的呀？请告诉我台湾的一切，你太幸运了，你竟有四年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国家度过，你太幸运了。”

纵然数小时后就踏上台湾的土地，但于佩登渴望知道那个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心绪，却耐不到数小时后，白光耀把位子换到于佩登边，开始讲台湾的一切，讲得好流畅，几乎是滔滔不绝，平常自己并不是那么擅于言语的，虽然走的是做生意的路。

“我真羡慕你能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多机会随自己的意见在自己的国家。”

“你也可以，不是吗？”

“我很希望我可以，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已经在那个环境建立了生活的条件，如果更新更换一个环境是很困难的。好了，不谈这些了，对了，谈了那么久，你还没问我姓

名，我也忘了问你，你叫什么？”

“我姓白，叫白光耀，你呢？”

“我姓于，叫于佩登，二十二岁。”

“在美国，女士并不喜欢把年龄说出来。”

“她们相当保密，不过现在我并不在美国呀，我问过我妈妈，她说中国女人不像美国女人那样重视年龄，所以我觉得我想告诉你。”

黑黑的长发随着肩膀耸动落到后肩，一个带美国少女味的开朗笑容使那张脸看起来很漂亮，一种颇具时代感的漂亮。

“我二十六岁。”

“你不太像做生意的。”

“是吗？”

“感觉上做生意，应该含支雪茄，肚子凸出来，头上没有那么浓密的头发，这些都是客观的有形感觉，最重要的是，你的真实，没有——没有WORLD和FALSE。”纵使在美国的中国华侨青年聚会上，自己的中国话再好，但偶尔也会用英语代替，一点也不觉得惭愧，但面对眼前这个会说中国话的同胞，于佩登有一种好对不起国籍的羞愧，“很抱歉，这个意思用中文我感到困难，原谅我用英语解释，我觉得在你面前用英语很不应该，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会避免再发生。”

“这不是你的错，像你那样生长在外国，能说这么好的中国话，已经很令人感动了，真的。”

“谢谢你，我觉得我被宽恕了。”

眼球亮亮的闪着笑，笑得很开怀，白光耀在那能表露情绪的眼睛里感受到自己的话使于佩登觉得宽恕。好令人愉快的女孩子，白光耀有限于佩登一块观光的意念，而意念无法

从口中说出，白光耀真怕得到拒绝的答案。

“你跟观光团在台湾的时间有几天？”

“五天，你呢？你在台湾的时间长吗？”

“我的时间不受限制。”

空中小姐训练出来的甜脆声音叫大家往机窗外望，告诉大家台湾就在大家眼下，请大家把安全带系好，马上就要在松山机场降落了。

于佩登的眼睛马上转向机窗外，能表达情绪的眼球激动地盯视着下面，一圈润湿的潮红，从眼眶里掉出一颗热热的泪水。

“我——我很激动，从来没有比这更使我激动的，我真怕当我的脚踏在祖国的土地，我会放声大哭，我……我怕我是没有把握叫自己不哭了，我又兴奋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了解你，任何人远离自己的国家，第一次看见它，都没有办法克制。”

“谢谢你的了解，你是第一个分享我兴奋的人，我会永远记得你。请相信我，我重视这时候了解我，分享我兴奋的人，我会永远记得你。”

机身渐渐滑进跑道了，这个从没来过的飞机场在于佩登看来，是那么亲切，好像第一次接触应会有的陌生并没出现。随着旅行团及旅客出了机舱，走进关口，于佩登望着白光耀，告别的离绪从心底升上来，旅行团的团长已和导游接头了，正在集合。于佩登咽回浓浓的离绪，伸出了手。

“我真不愿意说再见，但，我必须跟你说这句话了。”

像一层积压多年的火山，白光耀在握住于佩登的一刹，同时让心中的话爆出来。

“我对台湾很熟悉，也许我能帮助你多了解一下它——如果你愿意让我留下来。”

“你是说你能留下来？”

“就像我们搭的那班飞机一样，我可以在你的旅行团旁边，不会破坏你和旅行团的团体行动。”

“我该——我该怎么感激你，我说不出口——”

于佩登激动地说。紧握着白光耀的手，于佩登欣喜而感激地点了头。白光耀连忙接过于佩登手上的旅行箱，那张没有丝毫商人市侩的诚挚面孔，高兴的神态比机场的任何人都生动。

“导游在那边给红帽子小费，我们去跟他打声招呼。”

黄色条纹的衬衫系了根紫色的大花领带，浅咖啡的西装裤，好年轻的装扮，好年轻的神采，从西雅图上机以来，这是自己所看到最年轻的导游。像看到白光耀时一样，于佩登的感觉上袭进了好亲切的欢愉，那亲切使于佩登打招呼的声音没有一丁点的陌生。

“嗨！我是你刚才接的旅行团里的人，我叫于佩登，这是我的朋友，他想陪我度过这五天，我希望能额外给他点行动上的方便，让他能在我们的旅行团旁边，好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姓江，江衍，请两位多指教，多多指教。”伸出手，江衍才发觉站在眼前的女孩，竟是满口标准国语的中国人，“你是中国人？”

“完全的中国人，我不像吗？”

“就是太像了，才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的名单上，并没有中国姓氏，所以，抱歉、抱歉，你是华侨吧？”

“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

“那太不简单了，你的国语说得比我都好，好得没办法让人相信你是生长在国外的华侨。”站在这个女孩旁边的男孩，一直没说话，江衍这才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人，“对不起，我吃惊得忘了，你贵姓？到台湾观光吗？也在旧金山？”

“我姓白，白光耀，我在泰国，到台湾是为家父的生意，台湾我很熟，我大学是在这念的。”

“真的呀？你念哪个学校？也许我们还是校友呢。”江衍道。

“台大。”

“真给我说中了，你念什么系的？毕业几年了？”刚才的寒暄应酬姿态一下子给抛得老远，江衍一手握着白光耀，一手用力搭在白光耀肩上，跟老朋友重逢般，完全忘了还有三十多个人在等自己上车去旅馆，“太棒了，想不到还是校友，等把他们安排妥当，我请你们吃晚饭。”

用一见如故来形容江衍对于佩登和白光耀是再恰当不过了，左手搭于佩登，右手搭白光耀，三个人连说带笑走向旅行团开往旅馆的车子。

“来，我们干杯，祝我们的认识。”

于佩登一饮而尽，两颊泛起淡淡的红，那张颇具时代气息的脸，显得更漂亮。没有酒量的白光耀一杯下去，从脖子一直红到额头，只有说干杯的江衍丝毫没受酒精的影响，看看白光耀脸部的反应，觉得有些意外。

“你不像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不会喝酒显得不够圆滑，看起来，我倒像有几分奸刁。”

“惭愧，一点酒量也没有。”摇摇头，白光耀这时候真希望自己能有点酒量，起码比于佩登多一点也好，“于小姐，你

的酒量比我强多了。”

“我不觉得酒量对任何人有什么重要，如果你喜欢自己有点酒量，就给自己训练酒量的机会。”

“我赞成于小姐的话，怎么样？白先生，就用这五天来训练，我还是认为商人该圆滑点。”

“你们有没有发现，用先生小姐称呼，使我们彼此相当生疏？我在家我的家人叫我登登，你们愿不愿意也这样叫我？”

“登登？蛮好听的，你们就直接管我叫江衍好了，你呢？就剩你了。”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爸妈从小叫我耀儿，你们不会愿意这样叫我吧？不过！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叫我小白，你们就叫我小白如何？”

打开酒瓶，江衍在三个人面前的空杯里倒满了酒，鼓励地看着白光耀，把杯子举起来。

“干杯，这杯庆祝我们拉近距离的称呼。”

苦涩麻辣的汁液灌进喉管，白光耀觉得胸膛全部像从高度烤箱移出来，头像昏涨，又像飘晃。但江衍鼓励的眼光，于佩登奖赏的微笑，白光耀一点也不觉得难受，那苦涩麻辣在身体里逐渐变成了芬香，甜美，令人能喜极而泣的热情友谊。

“再——再给我一杯，庆祝——庆祝我接——接受训练的第一步——成——成功。”

“不行，我反对，这要一步一步来，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成功的，于——哦不，登登，你赞成我的说法是不是？”

“小白，我赞成江衍的说法，现在你接受我们两个人的意见，酒杯给我。”



121

酒杯一晃一晃递到于佩登手里，白光耀明白自己是不能再喝了，再喝的话，醉态会更厉害，现在已经有要躺下去的感觉了。可是那种感觉，充满芳香甜美，长了这么大，除了父母，还没有这么喜欢过别人，眼前的两个人，像在一刹那间，走进了生命的平等的地位。

“接受你们的意——意见。”

讲话就像舌头打了结，于佩登细心地注意到白光耀被酒精刺激得通红的眼球，这时候真有点后悔让白光耀这么没有酒量的人，一下子灌进两大杯。

“小白，我和江衍送你到房间休息休息好吗？”于佩登关怀地说。

“我，我并——并没有醉得很厉害——害。”

“小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跟登登送你上去，刚才那两杯分量不少。”

架着白光耀，通过餐饮部，于佩登走在前面，按了四楼的电梯，江衍把摇摇晃晃，满脸涨红的白光耀架进电梯间。

出了电梯，于佩登先打开白光耀的房间，拉开床单，然后到浴室把毛巾弄湿，轻敷在白光耀的额头、脸部。江衍松开白光耀的领带，再脱去鞋袜，只是片刻的时间，本来是支支吾吾猛讲酒话的白光耀，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他半夜会醒，醒来会吐，不过还早。”

“江衍，我有点后悔让他那样喝酒。”

“你的后悔是错误的，我希望这五天能使他有些酒量，一个男人，尤其是搞生意的男人，不会喝酒是相当不妥当的一件事。”

“你说得对，我的后悔是错误的。”

“我带你去逛台北的夜景好不好？”

“好啊！现在就走！”

一把拉住自己，就像在机场远远的一声嗨，就说明来意一样的开朗，跟这女孩在一块，江衍就有愉快的喜悦，不造作，不矜持，不放浪，不随便，完全糅合了中国女孩与美国女孩的优点。

“你有一副开朗、愉快的个性，很容易相处。”

“你也有开朗和愉快的个性。可惜五天的时间太短了，否则我们三个人可以做很好、很投机的朋友。”

“小白给人一种真挚的印象，你觉得不觉得？”

“他不像商人，对人总是充满真实，坦诚而又热心，我很喜欢他那样的个性。”

“我也喜欢，像他那样纯朴的个性，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很难找到了。”

“说真的，我喜欢你们两个人，等我回美国以后，我们三个人保持联络好吗？江衍。”

“我正要这样说。”

霓虹灯一闪一闪，西门町被照得跟大白天一样，于佩登什么都看，什么都摸，前后走过的男男女女，于佩登也充满兴趣地注视。

“你说奇不奇怪？江衍，在美国看到的中国人居然没有在这里看到的亲切，我觉得他们好像都在对我笑。”

“你不妨对他们笑一笑。”

“好奇怪，没有一个男孩子留大胡子，也没有一个男孩子的头发垂肩，每个男孩子看起来都干干净净的，衣服也是那么清洁，我经过日本、泰国那些亚洲国家，那边的男孩子



有很多跟美国男孩子一样。”

“噢？你怎么专注意男孩子？”

先是一愣，脑子一转，于佩登笑起来了，手指头对着也在笑的江衍。

“喔——我懂你的意思了，江衍，你是说，我喜欢看男孩子，对不对？”

“嗯，对。”

“有一句孔子的话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要你承认这句话，承认你是那里面的小人，我是那里面的君子，快承认。”

“不行不行，没有确实证据，我不想当小人。”

“那我告诉你，我也看女孩子，我发现这么热的天气，竟然没有一个人穿中空装露着后面的衣服，只有少数几个女孩穿那种在美国差不多每个女孩都穿的短裤。现在，你赶快承认你是小人吧！”

“好吧！我是小人，你是君子。现在小人想赎罪，请问君子，我能用什么方法赎罪？”腰一弯，头一抬，江衍做出对君子的表情。

“嗯——对了，请君子去吃烧饼油条好不好？这是我计划回到台湾要实行的事情之一。”

“好呀！现在就走，我叫车子。”

“我们走路不好吗？我很喜欢让我的两只脚接触这块土地。”

“烧饼油条是属于早晨的食物，晚上有卖的地方在永和，那里最有名，最好吃，如果走路去的话太远，所以，我们必须坐车去。”

整整吃了三套，握着第四套，但是再也装不下一口了，望着于佩登想再吃，而胃又不肯妥协的样子，江衍忍不住笑了。

“我猜你的胃不肯跟你合作。”

“当你真好，可以天天吃这种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当小白也不错，他常常可以到台湾来，只有当我最不好。”

“不要太遗憾，等你回美国以后，我天天给你寄一套烧饼油条去。”

“那我一定天天准时等邮差。”

“我用航空快件寄，你收到的时候，还会冒着热气。”

离题而滑稽的话，于佩登笑得两肩上的长发散在胸前，浅麦色的肤色被油亮的黑发衬出一股奇异的吸引力，耸动的肩膀露在纯白的卷袖洋装下，江衍感到一份浓烈的明媚气息，这刻，异性的相悦使江衍的眼睛脱离了控制，逼视地看着并没察觉什么，仍在耸动大笑的于佩登。

“唉呀，我们是不是出来太久了，小白会不会醒过来？你说他醒来会吐是不是？”

“那我们走吧！”

“给小白带几套烧饼油条回去。”

赶回旅馆，上了四楼白光耀的房间，已经十二点多将近一点了，江衍一推开门，只见白光耀半依着床头要站起来，飞抢一步，江衍扶着白光耀到洗手间，经验告诉自己，白光耀需要吐了。

“好点了吗？小白。”

“谢谢你，江衍。现在几点了？”

“再五分钟就一点了。”

“小白，我和江衍去永和吃烧饼油条，你一定也喜欢，我们帮你带回来了一些，你要不要现在就吃？”

“谢谢你，登登。”接过还有点热的纸包，白光耀感激地望于佩登，望望江衍，酒全醒了，清醒的脑子注满了感激，“我喝醉酒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小意思，当我们男人都有这么一次。”

被江衍这么一说，肩膀再被他这么一拍，白光耀那份梗着的介意，也豁然了。

“你们都回去睡觉吧，一点了。江衍，你明天还要带三十几个人观光哩，登登，你也得好好地睡睡，玩也要有精神的。”

“这样吧！登登先回去睡，我呆会儿走。”

“我也要呆会儿走。”

“哈，小白你瞧，登登在跟我们撒赖。”

“你也回你房间去好了，江衍。不要以为两杯酒会把我怎么样。”

“嘿！我呆会儿走，还不一定是照顾那两杯酒咧，也许我想聊聊呢。”

“你们两个男孩讲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干脆让我也留下来，我也参加你们的聊天，聊累了各自回自己的房，怎么样？两个男孩？我的意见如何？再不答应，我要自己答应自己啰。”

摔掉脚上的半高跟鞋，于佩登不看两个男孩的反应，两腿交叉地坐在地毯上。

尽管嘴巴上希望于佩登早点回去睡觉，但两个人心底都同样希望她留下，两个人明白，只要于佩登一走出这个房门，